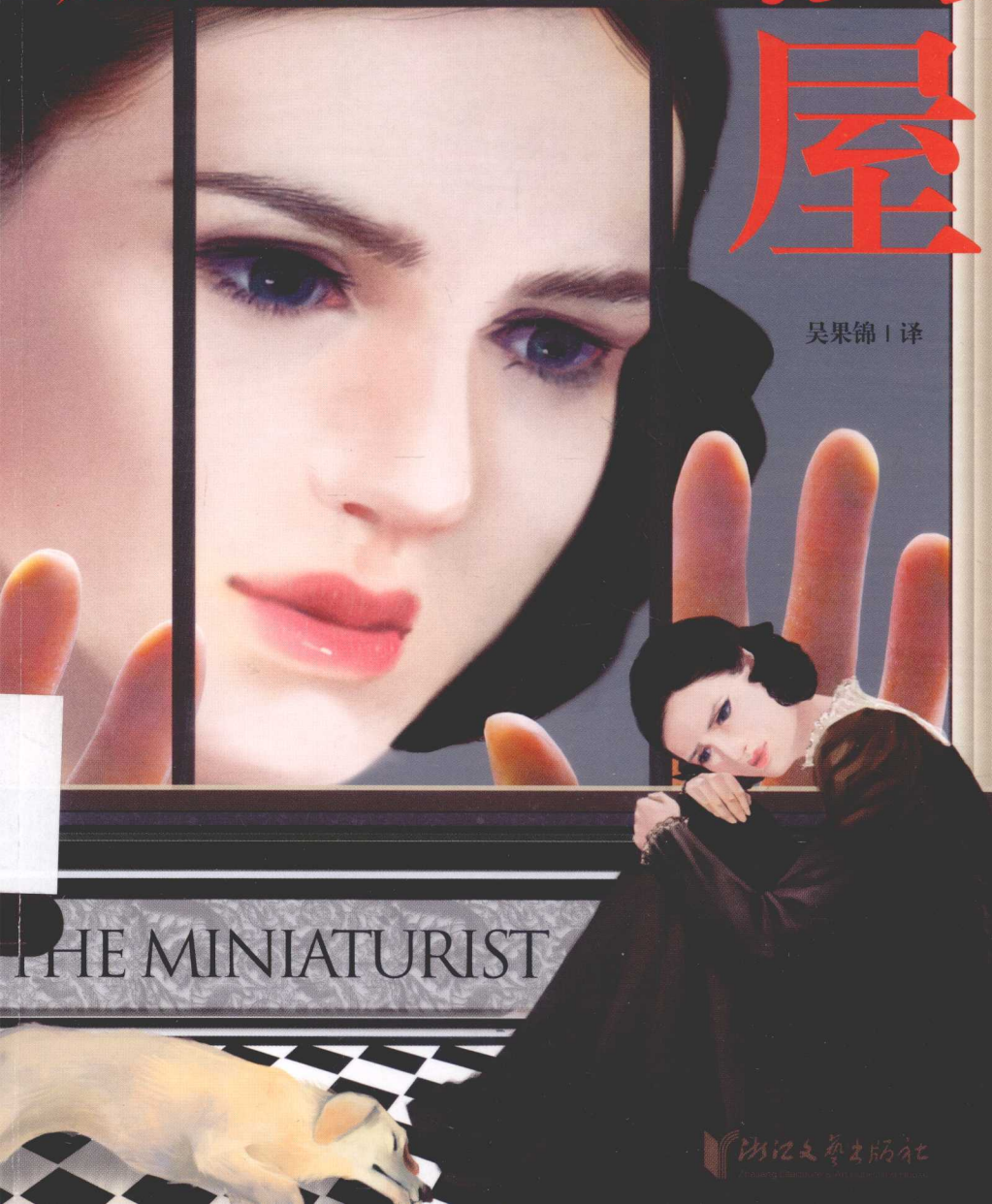


每个人，都是自我命运的
建筑师

英 杰西·波顿 著
JESSIE BURTON

玩偶屋

吴果锦 译



THE MINIATURIST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玩偶屋

「英」
杰西·波顿
——著
吴果锦——译

THE
MINI-
ATURIST

BY
JESSIE BURTON

The Miniaturist by Jessie Burton

Copyright © 2014 by Peebo & Pilgrim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Agency Group, Lt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5-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玩偶屋 / (英) 波顿著; 吴果锦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339-4206-9

I. ①玩… II. ①波…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7433 号

责任编辑 童洁萍

特约监制 顾行军

特约编辑 刘 倩

封面设计 韩 捷 捷计室

玩偶屋

[英] 杰西·波顿 著

吴果锦 译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字数 313 千字

印张 12.5

版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206-9

定价 35.00 元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爱德华、母亲琳达，还有皮普。



佩特妮拉·欧特曼的玩偶屋

©Rijksmuseum Amsterdam(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

书中的 VOC 是荷兰语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首字母缩写。VOC 成立于 1602 年，其数百艘商船往来于非洲、欧洲、亚洲及印尼群岛。

到 1669 年时，VOC 已有五万名雇员，六十个合作伙伴，十七位董事。到 1671 年时，VOC 在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已是其票面价值的 570%。

此时的荷兰农业发达、经济增长强劲，据说与英国、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同阶层相比，荷兰的穷人吃得普遍要好一些，而其富人则是富甲一方。

你们抢掠金银吧！

因为所积蓄的无穷，

华美的宝器无数。

——《圣经·那鸿书》2：9

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

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

耶稣对他说：

“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能留下免于拆毁。”

——《圣经·马可福音》13：1-2

（本书引用的《圣经》经文均摘自勃兰特家中《圣经》里做了标记的内容。）

阿姆斯特丹¹ 老教堂

1687 年 1 月 14 日，星期二

这个葬礼本应是很冷清的才对，因为死者生前没什么朋友。但教堂的东侧已经挤满了人，因为在阿姆斯特丹，流言会像洪水一样在人们的耳际泛滥。她远远地站在唱诗班席位上，冷眼看着眼前的场景：商会的会员们各自带着妻子慢慢地凑到挖好的墓穴旁边，就像蚂蚁围住糖块一样；随后，VOC 的文员们、商船的船长们、董事夫人们、糕点师们也纷纷聚拢过来——还有他，仍戴着那顶宽边帽。她有点可怜他。可怜，不像仇恨，是可以封存起来的。

教堂华丽的穹顶是宗教改革后唯一保留下来的东西²，它像个倒扣的船体一样悬挂在人们的头顶上，又像是面镜子，映

1 现荷兰首都及最大的城市。13 世纪时只是一个小渔村；14 世纪开始蓬勃发展；17 世纪进入“黄金时代”，荷兰商船从阿姆斯特丹开往世界各地，构建了庞大的贸易网络。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西印度公司总部均位于此，这两个公司所夺得的海外属地后来成了荷兰的殖民地，阿姆斯特丹也在此时成了欧洲航运中枢和世界金融中心；18 世纪时因荷兰与英国和法国的战争而逐渐衰落。

2 在 1578 年宗教改革以前，老教堂是一座天主教堂。在 16 世纪的战争中，教堂多次遭到抢劫和污损，只有天花板上的绘画得以幸免。

照着这座城市的灵魂。年代久远的木质穹顶上描绘的，有手拿剑和百合的审判日耶稣，有斜倚着一弯新月的圣母马利亚，还有劈浪前行的金色商船。女人把古旧的木质礼堂椅的坐板掀到身后，颤抖的手指触到了坐板下面的浮雕。浮雕的图形是一个蹲着拉屎的男子，拉出的却是一堆钱币，男子的脸上露出一丝痛苦的表情。

物是人非啊，她在心里叹道。

然而……

她知道，今天的葬礼还会惊动地下埋着的诸多死者。老教堂里，坟墓的盖板下尸体罗列，骸骨尘封，森然密布在送葬者的脚下。地板下面，有女人的下颌骨，有商人的骨盆，有贵族的肋骨，还有婴儿的尸体，长短与一条面包相仿¹。送葬者对眼前的悲伤心不在焉，只知道小心地避过脚下一块块的墓碑。这些她都注意到了，却也无心责怪他们。

在人群的中央，她发现了此行要找的人。那个女孩面露疲惫，悲恸地站在新挖的墓穴旁边，对赶来看热闹的市民视若无睹。几个抬棺人平稳地走过中殿，仿佛肩上扛的是个琉特琴盒一样。看看抬棺人的表情你就能猜到，其中有几个人是事先安排好的。又是佩利孔尼干的吧，她想，老把戏了。

通常情况下，送葬队伍会按阶层高低严格有序，市镇长官们在前，普通百姓在后；但在今天，人们都把规矩抛在了脑后，胡乱站成队列。她想，在这个城市的任何一座教堂里，都不会再有这样的送葬队伍了。她喜欢这种罕见的、不守成规的样子。

1 1865年以前，阿姆斯特丹老教堂的内部即是墓地，共有二千五百个墓穴，埋葬着一万具阿姆斯特丹市民的遗骸，教堂的地板即是由墓碑铺成的。

阿姆斯特丹经历了无数动荡和风险才有今日的繁华，现在渴求的只是平稳；“稳定”是阿姆斯特丹市民毕生的信念，人们都循规蹈矩、安分守己地维护着现有的财富。我早就该离开这里了，她想，死亡已经距离这里太近了。

抬棺人走过之处，人们自发地闪出一条路。没有任何下葬仪式，他们就把棺材放进了墓穴里。女孩走到墓穴边沿，将一束花扔到了下面。一只星椋鸟从墓穴里飞了出来，扑腾着翅膀飞上教堂的灰泥墙。参加葬礼的人都吓了一跳，纷纷转过头看着那只鸟的动向。女孩仍然纹丝不动地站在墓穴边沿，站在唱诗班坐席的那个女人也没有分心，她们都抬头看着教堂穹顶上的花瓣图案，静静听着佩利孔尼吟诵着辞灵祷文。

抬棺人将墓碑盖在了墓穴上面。一个女仆跪坐在渐渐封口的墓穴旁边，抽泣起来。那个面露疲惫的女孩并未制止女仆的痛哭，这个既有失体面又不合规矩的行为引得周围的人发出一阵啧啧之声。唱诗班席位旁边两个身穿丝绸衣服的女人小声耳语起来，一个说道：“咱们赶来不就是为了看这个吗？”

“在外面都这样了，在家的时候还不知道野成什么样呢。”她的女伴附和道。

“就是，我可没闲心当他们家墙上的苍蝇。嗡——嗡——”¹

说罢，她们憋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起来。站在唱诗班席位上的女人原本把手平放在面前的托板上，听到这些话，她禁不住握紧了拳头。

教堂的大门关上后人们都四散离去，死者就此安息。那个女孩就像教堂彩绘玻璃窗上下凡的圣徒一样，向这些伪善的不速之客表达谢意。人们三三两两散进城市蜿蜒的道路里，一边

1 意为窥探别人的隐私。

走，一边交头接耳。女孩跟女仆最后才走，她们默不作声，挽着胳膊，走过教堂中殿，从大门里出去。大多数男人仍要回到办公桌或柜台上，因为要保持阿姆斯特丹的繁荣，工作就永不能停歇。正如那句老话说的那样：辛勤会带来荣耀，懒惰会把我们拽入深海。而最近这段时期，海水正在上涨逼近。

待到人都走光了，那个女人才从唱诗班的席位上走了出来。她急匆匆的，不愿被人看到。“会改变的。”她说道，她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教堂里回响。她找到那个刚刚铺好的墓碑，一看它就是仓促做成的，与教堂里其他冰凉的墓碑相比，它还带着点温度，上面凿刻的碑文仍带着石头的粉尘。最近发生的事情真令人无法相信。

她跪在墓碑旁边，完成她此行的目的——她自己的祷告仪式。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房子模型，它只有手掌大小，雕刻着九个房间、五个人物。其雕刻技艺极为精妙，世间罕见。她小心翼翼地将这个祭品放在墓碑上，僵硬的手指拂过冷冷的花岗岩。

她推开教堂的大门，下意识地用眼睛搜寻那顶宽边帽、佩利孔尼的大氅，还有那两个穿着丝绸衣服的女人。可他们都不见了，只剩下她自己了，不，还有那只在教堂里乱飞的星椋鸟。该走了，她把住门，想把那只星椋鸟放出去；它却无视她的好意，反而飞到了讲道坛的后面。

她合上门，把冰冷的教堂关在了身后。她转过身面对太阳，向着大海的方向走去。星椋鸟啊！她暗叹道，你若认为老教堂里更安全的话，我就不是那个能给你自由的人了。

目 录

壹

登门	003
斗篷	012
新的字母	019
玻璃穹顶	028
礼物	032
闯入	042
工匠名录	047
卡尔弗尔大街	054
送货	063
坐船	071
宴会	078
书房	089
台阶	096
布道	103
来访	112
交锋	124
秘密	129

贰

坦白	137
决定	145
旧事	150
八个人偶	158
偷窥	164
冰上的男孩	171
圣尼古拉斯节	176
跟踪	181
变故	188

叁	红渍	199
	不遇	208
	争吵	212
	逃走 1	220
	事发	226
	逃走 2	235
	被捕	240
	裙摆下的秘密	247
	疑虑	254

肆	
仓库	263
探监 1	269
下棋	277
中间商	285
审判 1	292
演员	301
交涉	307
出生	312
审判 2	321
父亲	331
奶妈	340
后事 1	351
后事 2	356
探监 2	363
结局	370

伍	
尾声	377
17 世纪末阿姆斯特丹的薪金水平	382
17 世纪末阿姆斯特丹富人的日常开销一览	383
致谢	385

壹

1686 年 10 月中旬
阿姆斯特丹绅士运河

不可贪恋他的美食，因为那是哄人的食物。

——《圣经·箴言》23：3

登门

妮拉·欧特曼站在新婚丈夫家门前的台阶上，轻叩了两下海豚样式的门环，却因那沉闷的砰砰声而感到局促不安。无人应门，她的希望落空了。可时间是早就安排好的，来之前也写了信。说到写信，与勃兰特家昂贵的羊皮纸相比，她母亲的信纸就太寒酸了。不，她想，跟一个月前的婚礼（没有花环、没有订婚杯，也没有婚床）相比，这种迎接方式还不算是最糟的。妮拉将小行李箱和鸟笼放在台阶上。她知道，等会儿给家里写信报平安时得把这些事写得好一点，但首先她得进门、上楼，找到自己的房间，再找一张桌子。

妮拉听到身后传来船员们的哄笑声，于是转身向运河对岸望去。一个少年撞在了一个卖鱼妇人的怀里，一条半死不活的鲱鱼从篮子里掉了出来，顺着她宽大的裙摆滑到地上。她高嗓门的乡下口音直刺妮拉的耳朵。“混蛋！混账东西！”卖鱼的妇人高声骂道。那个少年是个盲人，他伏在地面的污泥上，划拉着寻找那条逃走的鲱鱼，就像在寻找一个银饰一样。他的双手动作很快，也不怕被人踩到。他逮到了鲱鱼，咯咯地笑着，站起身，一只手里抓着鱼，另一只空着的手伸出去探路，沿着运河岸边的小路跑了。

妮拉在暗中喝了一声彩，趁着还有时间，她继续欣赏着10月里罕见的暖日风景。她眼前的这片水面，是被称作“绅士运河”的黄金转弯处；但今天，其广阔的水面呈现出平淡无

奇的茶褐色。淤泥颜色的运河两侧，是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宏伟亮丽的楼宇与其在水面的倒影互相衬托，就像珠宝一样炫耀着这座城市的荣耀。屋顶上方，大自然也不甘示弱，用橘黄色和杏黄色的云彩映照这个辉煌的国度。

妮拉转过身来，却发现门敞开了一丝缝隙。刚才也是开着的吗？她记不清了。她推开门，探进头去，立刻感到了从大理石地面升起的阵阵凉意。“乔内斯·勃兰特。”她喊道，声音有点大，也带着点恐慌。这是个恶作剧吗？她想，我要在这里站到明年1月了。琵波——她的长尾小鸚鵡——在笼栅上蹭着身上的羽毛，其微弱的鸣叫声消失在大理石地面上。她身后的运河也已安静下来，仿佛屏住了呼吸一样。

妮拉望向室内的阴暗处，她知道，有人在看着她。怕什么，妮拉·伊丽莎白。她壮了壮胆子，迈进门槛。她的新婚丈夫是拥抱她、吻她，还是一本正经地跟她握手。婚礼上他可是什么都没做，而那个婚礼只有几个娘家人参加，男方一个亲友都没来。

为表明乡下姑娘也是有教养的，妮拉弯下腰，把鞋脱了。这双鞋皮质优良、制作精细，是她最好的一双鞋了，但它们的意义何在？到现在她都说不清楚。体面，母亲曾跟她这样说过，可是她的脚很不舒服。她把鞋扔在地上，希望弄出点动静让人听到，或把藏在暗处的人吓跑。母亲说她老爱胡思乱想、异想天开。扔鞋子一点效果都没有，妮拉觉得自己现在就跟个傻瓜一样。

外面街上传来两个女人打招呼的声音。妮拉转过身，向门外望去，却只看到一个女人的背影，没戴帽子，金黄色头发，身材高挑，正迎着落日走远。从阿森德尔夫特¹一路赶来，妮拉的头发有些乱了，微风吹散了她的发缕。而现在拢头发会显得

1 荷兰北部的“北荷兰省”城镇，在阿姆斯特丹西北方。